

王耀庭對「東京銀行」總經理橫山宗一等之談話及「中日友好協會」會長廖承志與日本中部地方經濟訪問團會談時之發言，均一致指出今後中（共）日經濟貿易關係，將順利發展。又本年十月二十五日「人民日報」、「解放軍報」及「紅旗」雜誌以「歷史的偉大勝利」為題發表共同社論時，特別指出：「在華國鋒體制下，中共在本世紀內將全面實現農業、工業、國防、科學技術近代化」^⑬，顯示中共今後正朝向恢復「四個現代化」目標推進。在此情況下，中共與日本經濟貿易關係，自將有擴展可能。但在現況下究竟能擴大到何種程度，仍值得懷疑。不過中共與日本的經濟關係，主導權操於中共，日本無論由誰執政，對發展與中共經濟關係，目標是一致的。

總之，日本與中共關係，目前極不穩定，未來發展究竟前進抑或後退，主要要看雙方政局演變而定。至於日本在美匪俄三角關係中所處地位，在三者維持均勢狀況下，日本自必採多元外交來求自保；一旦均勢發生變化，日本仍將站在美國一邊，與自由世界合作，自可斷言。

（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卅日脫稿）

註⑬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日本「讀賣新聞」。

泰國新政府與共產國家關係評估

羅石圃

對內堅決反共的泰國新政府，將在外交上不再取悅于共產國家，立場已相當顯明。共產國家將如何報復？它們與泰國的關係將惡化到何種程度？是否會使泰國成為下一張倒下的骨牌？這些問題，都值得我們尋求答案。

一 放棄親共外交的訊號

今年十月六日，泰國軍人政變，乃由于民主政府無法鎮壓左翼學潮，且對他們的要求處處遷就，在姑息養奸的氣氛下，使共黨所操縱的學潮日益變赤，國家已走向赤化邊緣。愛國的學生與民衆團體面對左翼學生的猖狂無忌，以及政府應付學潮的軟弱無能，乃自動奮起對抗，以示威對付示威，但其結果，反而造成社會更加混亂，在無政府狀態下，適足以增加赤化的危機，致使軍方不得不起而接管政柄，在泰寧博士受命組閣時，其所發表的五大施政目標，便是以排除共產主義威脅為第一。可見泰國新政府的內政政

策，已經站在堅決的反共立場。

由于近年來，很多亞、非、拉國家在共產集團的「和平共存」迷惑下，儘管在內政上堅決反共，但對共產國家並不拒絕建交，甚至對其關係的親密，超過了自由盟邦。此種所謂「對內反共，對外親共」的兩面政策，在國際間早已相習成風。所以泰國政變後一般認為新政府對前政府所標榜的「等距離」外交政策——亦即推遠美國與自由盟邦，以便靠攏共產各國，仍將蕭規曹隨，俾虎視眈眈的俄毛與鄰近的印支赤色政權，不致與曼谷新成立的反共政府正面為敵。

然而泰寧政府所標示的外交方向，則是回到自由陣營，且無視于開罪共產國家，據新政府外交首席顧問他納于政變一週後答覆記者的訪問稱：新政府的對外政策，將加強對美國、日本及馬來西亞關係，與「東南亞國家協會」成員國之間的團結合作精神，將繼續不變。至于過去與共產國家的和解政策，將有中止甚至完全改弦更張的可能^①。此不僅表示新政府將不再採取親共外交，且已否定了中立路線，不再為「和平共處」五原則所沉迷。

雖然他納對此項訪談內容有所澄清，說明對共產國家祇在減緩和緩政策，而泰寧所發表的政策聲明，亦稱新政府將與所有對泰國友好的政府，保持良好關係，無論在觀念與政治形態上有無差異。但在實際行動方面，則已否定了前政府與共產國家的和解路線。首先是新政府尚未組成前，即將外部三名高級官員給予調職處分，並透露原因：為彼等所擬訂的外策，過份企圖與共產國家和好。其中包括外次阿南，及政治局長柯索爾與副局長查華爾，均被調任閒差。阿南原為駐美大使，泰毛建交，自始至終，都是由他負責談判，在調任外次後，又力主駐泰美軍全部撤離，以便遷就印支各國意願。他的調職，亦可顯示新政府對共產國家的和解政策，已決意改弦更張。

二 對共產國家挑釁不憂不懼

對於毛俄和印支共黨國家「明交政府，暗援泰共」的顛覆詭計，泰國前政府當道，也和其他恐共國家的領袖一樣，都是敢怒而不敢言，但泰國新政府的領袖們，對此並不顧忌而直言無諱。如十月卅日，泰寧以總理身份舉行首次記者招待會，即明白指出：若干身份及地位顯著的蘇俄人，曾在泰國政治運動者之間，進行某些活動，並在兩所大學舉行過會議，接着指責莫斯科電台為對泰國懷有最深敵意的廣播網，尤其指責該台對泰國此次終止議會制度，與河內電台同聲一氣的不斷強烈攻擊。^②

教育部長比尼奧揭露前政府遵循北平要求，允許一百四十家華僑學校教授中文課程，超過規定時數，企圖使學生變成共黨，所以必須加以限制，俾使教學內容及時數符合教育法令，官方廣播電台亦指出大陸遊客的逗留，及毛共供給的中文課本，都在傳播共

註① 聯合報、本年、十、卅、四版。

註② 中國時報、本年、十一、二、四版。

產思想協助顛覆活動。^③惟他納預料在華國鋒領導下的北平政權，一時尚不能支援泰共武裝擴大叛亂。因為值此中共忙于內部奪權鬥爭之際，自無暇顧及其國際同路人。^④

對付印支鄰邦，他納也明白指出：泰國應先權衡本身主動地位，然後依循外交途徑辦理交涉，不必懼怕它們，且惟有面對事實，據理力爭，才能導致國家趨吉避凶。至于泰國與這些共產主義鄰邦，並無所謂改善關係可言，例如河內攻擊泰國虐待遣的越僑，無論雙方關係如何，都是以此作為攻擊的藉口。其實河內如果真正關心越僑，便不應拒絕將他們遣返，顯見正是以他們作為對泰交涉而玩弄的政治工具，經常可以製造美麗的謊言作為宣傳。^⑤

外長烏狄的話，比他納所說的更為簡明，他指出泰國將以外交手段解決其國際問題，但堅強的部隊，是阻止侵略的重要力量，亦即以加強三軍戰力作為與鄰邦辦理交涉的後盾。由新政府提高國防預算，及要求在美國軍援項下，協助興建生產輕武器的兵工廠^⑥，都顯示烏狄所說的並非空言。更可表現對共產國家交涉採取強硬立場的，是新政府答覆河內的一份抗議照會。由于泰國自政變以來，治安單位對涉及顛覆陰謀的人，一律予以逮捕，其中約有五十名越僑被扣，以致河內提出抗議，要求將他們釋放，並有否則將由泰國負其全責的恫言。曼谷外交部所作的答覆是：有證據證明被捕者曾涉及危害泰國安全的顛覆活動，所以未便釋放。且逮捕行動，仍將繼續，並無國籍之分。^⑦

在曼谷政變後，左翼學生與政客不斷向寮國潛逃，致使追捕的泰國邊防軍警與越界接應逃亡者的寮軍，經常發生武裝衝突，形成了湄公河畔的風雲緊急。由于九月初旬，寮共投奔自由的政治教官蘇拉蒙透露：寮共已擬訂了「解放」泰國東北十六府的計劃，經過兩次祕密會議，預定從一九七七年開始進軍，以致一般擔心此種邊境衝突，可能導致寮共在俄越支援下向泰國東北部提早進軍。但泰國邊防警總監安岡中將在戰地對記者宣稱：他不相信寮國有公然侵泰的力量，對「解放」東北十六府之說，大可一笑置之^⑧，可見泰國政變後，面對印支鄰邦的挑釁，軍警方面是處變不驚，外交當局採取的，是當仁不讓的堅定立場。

註③ 星島日報、本年、十一月、十三、二版。

註④ 南洋商報、本年、十一月、廿二、一版。

註⑤ 華僑日報、本年、十一月、廿三、三版。

註⑥ 南洋商報、本年、十一月、廿、及十一月、一、均載于一版。

註⑦ 南洋商報、十一月、七、一版。

註⑧ 華僑日報、本年、十一月、廿三。

三 外交左轉的由來

泰國新政府對共產國家的外交，何以一變而如此強硬？這顯然是由於近年來左傾外策所嚐到的苦果而促成。本來泰國的外交一向站在反共陣營，在鑾披汶（Luang Pibun）政府時代，雖有間接與北平暗中勾搭之嫌，且曾在萬隆會議時，由其外長那拉親王（Naradhīp Bongseprabandh）與周恩來商討過旅泰華僑問題，但他立即宣佈「四不外策」——不中立；不與毛共貿易；不承認北平政權，不改變對華政策^⑨，其後由沙立（Sarit Thanarat），他儂（Thanom Kittikachorn）先後領導的軍人政府，反共旗幟更加鮮明，尤其對北平，且以「五十三號命令」禁絕與大陸貿易的一切往來。

雖然泰國在一九四六年便已與蘇俄建交，但這是為了申請加入聯合國，希望藉此換取蘇俄在安理會不致使用否決權而使然，當時泰國政府雖被迫承認泰共為合法政黨，但不久便由國會通過「反共法案」，授權治安機關對共黨份子及其宣傳者均可拘捕法辦。至其對蘇俄駐泰使館的嚴密監視，更曾造成俄館門可羅雀的景況。以致蘇俄駐泰使館雖擁有外交領事人員二百五十多名，但對泰共的發展幫助不大。泰共固然由毛共播種哺育而成，而使其未另獲得蘇俄的支援，則不能不歸功于泰國情治單位對俄人的嚴密監視。^⑩ 在一九六八年泰國開放民主以前，其軍政府的對外政策，是與國防思想一致，即聯合自由盟邦阻共產侵略于國境以外。在行動上，不但供給美軍基地，及出兵參加越寮協防，且面對北平與河內的攻訐及其支援泰共武裝叛亂，造成東北、泰南、泰北的三面烽烟威脅，亦絲毫不能動搖其積極反共的外交立場。直到一九六八年軍方還政于民，其時美國已將越戰付于巴黎和談，英國宣佈即將放棄遠東防務，與泰國南面接壤的新馬既感英軍撤退後將難以填防，而東鄰與北鄰的高、寮、越南自由政府，更加震撼驚慌，值此四鄰危疑震恐之際，泰國在大選之後的政府，雖仍然由以他儂等軍人為班底的「泰聯黨」蟬聯執政，但其執政黨內的文人與國會反對黨議員，則紛紛主張重拾以外交代替國防的傳統政略。

當時毛共針對泰國政情的變化，由它參養了廿年的泰共領袖乃比里（Nai Pridi）在巴黎不斷向曼谷展開心戰，聲稱他深悉北平無意與曼谷為敵，祇須泰國不供給以包圍中國大陸為目標的美軍基地，便可放棄對泰共武裝叛亂的支援，以便改善雙方關係，完成雙方建交而和平共處。由于乃比曾經擔任過法政大學校長，及幾度入閣組閣，其門生故吏遍佈于政壇議壇，以致他為北平向曼谷展開和平攻勢，激起了很多人的同情，于是紛紛主張與北平進行友好接觸，甚至有人在國會公然建議迎回乃比里，畀以與北平談判的專使任務。在此情況下，以往不許討論的與共產國家往來問題，從此禁例已開，國會、學府以至內閣與街談巷議，都能公開討論，

註⑨ 「東南亞新興國家」，中冊，頁三三一，朱鶴賓著，「中華文化事業出版社」出版。

註⑩ 「從印支三國看泰國危機」，東亞季刊，二卷，二期，段家鋒撰。

甚至以外交左轉爲救國良方。^{①②}

四 北平對泰國笑臉攻勢的過程

當美軍已亮起即將撤出東南亞的紅燈時，泰國所面臨的，不單是防務問題。對於美軍基地撤退後所失去的財源，如何彌補？對於基地所僱用的泰人，如何安置？對於由美援項下支付而輸往印支三邦的泰國貨物，如何開拓新的市場？都比填防問題更爲嚴重迫切。於是蘇俄飛機而入，聯合東歐各國邀請泰國官商組團往訪，以便商討貿易問題。而一向門可羅雀的曼谷蘇俄大使館，也一變而形成車水馬龍，門庭若市，隨同貿易額的增加，東歐附庸各國的使館，亦先後在曼谷出現。接着泰國情治單位，便發現了「以城市包圍鄉村」的泰共親俄派，並追查出了其主要成員的資料，都是大學或研究生，由莫斯科給予兩年以上的訓練後返回泰國，以學府爲發展的溫床，并使泰國的學潮，亦從此興起。

北平對蘇俄在泰勢力的擴張，比美軍在泰基地所感到的威脅尤爲嚴重，因爲毛共深知如果在美軍撤退之際不能拉攏泰國建交，并使曼谷政府相信它不致出兵幫助泰共武裝奪權，便將有利于蘇俄的「亞安體系」向泰國推銷，藉以接替美軍的協防任務。且當時的泰國正在實行民主，蘇俄所標榜的「議會奪權」，及「以城市包圍鄉村」的戰略，均比毛共所堅持的武裝路線，容易爲非武裝泰共所接納，尤以政客和青年學生爲然。毛共基於上項考慮，遂亦不得不趕緊以貿易和體育往來等爲鈎餌，引誘泰國官商組團訪問北平，俾爲拉攏建交鋪路。^{①③}

毛共對泰國的笑臉攻勢，有其兩面爲難的苦衷。毛共明知曼谷政府與它建交所企圖換取的：一在放棄支援泰共叛亂，包括設於北平的泰共流亡組織的撤銷與設於雲南的「泰國人民之聲」廣播電台的停播，二爲不反對美軍駐留，三爲在泰華僑的地位，但毛共的對外策略，是以支援各國共黨奪權爲基本的長遠目標，而爭取其政府建交，不過是暫時的手段，旨在防阻它倒向與北平爲敵的陣營，以泰共與毛共關係的親切，尤其武裝泰共迷信「鎗口裏出政權」，如果毛共爲了爭取與曼谷建交，而竟聲明不再支援泰共叛亂，便無異驅使使者倒向蘇俄，更等於拉攏新交而喪失舊夥。至于駐泰美軍的去留，在尼克森訪問北平後，毛共雖已改變態度，認爲美軍留駐有助于它的排俄，但無奈苦不能言，如果對外作此聲明，勢必觸怒河內與高寮共以及泰共，且將使蘇俄藉此指摘它「向美帝出賣兄弟集團」，而夥同印支共黨唆使泰共叛離北平。

我們有理由斷定曼谷領袖先後應邀訪平，且都與周恩來從事過商談，必然在說明此中種種苦衷，並作了口頭保證，但祇許秘而不宣。如察精從北平返泰後，曾透露周恩來向他聲稱：北平無意反對美軍在泰留駐，惟不久後，周即否認曾有此聲言。原因亦即在

註① 「泰國政變的背景與觀測」，本刊、十一卷、三期、拙著。

註② 「泰毛關係之回顧與觀測」，本刊、十一、八期、及「美毛俄在東南亞新角逐」，本刊、十三卷、八期、拙著。

此。

五 親共外交的痛苦教訓

當一九七三年曼谷學潮將他農政府推翻後，毛共更加急于拉攏泰國儘速完成建交。因為它依照武裝奪權所支援的泰共叛亂，經歷了流血戰鬥十有餘年，其結果仍然無法使共黨勢力突破邊區而伸入腹地，根本不能動搖曼谷政權。而由親俄泰共伸入學府不過三年的短暫期間，竟然以學潮將軍政府拉垮，可見赤化泰國，應以蘇俄所堅持的議會鬥爭奪權路線比較適宜。如果毛共不能在曼谷設有使館以爭取對非武裝泰共的領導權，則泰共陣營都將倒向莫斯科。所以北平在桑雅政府尚沒有宣佈廢除「五十三號命令」時，即以石油售泰，且聲言泰毛建交時，亦不計較泰國的「反共法案」已否撤消？都表示毛共意圖與泰國建交的急不能待。

上年六月底泰國總理克立赴北平簽訂泰毛建交協定，在動程前宣稱：「爲了平衡來自蘇俄的壓迫，我相信此時，北平需要我們的友誼，較以往任何時期都要迫切……」^⑬這說明泰方已明知在越高相繼赤化後，北平更加恐懼泰國一旦倒向蘇俄，則毛共對東南亞便已沒有通道，以致不得不儘速拉攏曼谷建交。照理，泰國便必須堅持其對北平的要求爲與北平建交的條件，然而隨克立訪毛的記者團在會見「新華社」社長朱穆之時，朱某居然明白指出：北平支持各國「解放運動」，包括道義與理論上的支持，但對泰共的支持，于必要時，則包括金錢與武器，至克立訪問昆明，泰共的「人民之聲」電台，更猛烈抨擊「克立反動集團」壓迫泰人的種種罪行，且聲音特別宏亮清晰。顯示其台址便設在昆明近郊^⑭。

以上的事實說明了克立未獲得北平放棄支援泰共叛亂的承諾，便貿然決定了泰毛建交，何以致此？主要原因是曼谷欲藉與北平的建交談判，以威脅蘇俄不得不減低其對學潮的策動。不料蘇俄反而加強策動學生暴亂及政客倒閣風潮，用以壓迫克立政府不得與北平建交，以致對共產集團了解不深的克立，認爲引入毛共勢力，即可促成毛俄對泰國的爭奪因兩不相讓而形成僵持，且誤認爲河內與寮高共都是仰賴毛共支援最多，關係較切，得到北平的點頭，即可約束它們不敢對泰國張牙舞爪，咄咄逼人，可見實際上在泰毛建交的當時，曼谷比北平尤爲急切。

至泰毛建交後，泰共武裝叛亂不僅沒有因此降低，反而升高擴大，北平則將此罪過推向蘇俄夥同越寮共的指使支援，原由蘇俄幕後促成的泰越遣回越僑談判既因此中斷，而擁有大批俄援裝備與蘇俄顧問的寮共，更不斷向泰邊示威挑釁，并以俄援砲艇將泰國在湄公河上的巡邏艇擊沉，造成了兵戎相見。同時河內更公然爲寮共助威，曼谷與南奔等地亦發生了一連串的示威暴動。據泰國官方指出：此項暴動乃由蘇俄所派遣的城市游擊專家柯普夫等潛入泰國所安排。對北平馬首是瞻的高共雖決定與泰國建交，但亦照樣

註⑬ 「泰國終於墜入毛共陷阱」，新生報，一九七五、七、三。

註⑭ 「泰國『等距離』外策之展望」，本刊，十四卷、十二期、拙著。

供給泰共的基地。^⑮到克立政府發覺疏美親共的外策錯誤，不得不轉而派遣外長訪美以便重修舊好時，蘇俄更不惜以每票一萬美元的代價，收買國會議員倒閣，以致克立不久在大選中下台。^⑯

泰國新政府基於年來親共外交的痛苦教訓，深知無論企圖引毛制俄，或以俄制毛，或藉毛俄約制印支共產政權的擴張，不僅都是幻夢，且無異火上加油，引多方面的刀俎而魚肉本身，所以確認除在國內採取堅決反共立場外，也須在對外關係上，設法推遠共產國家。

六 泰共不能武裝奪權的多種原因

不過泰國要推遠與共產國家的關係，便不能不準備如何應付它們的報復？「東協」國家領袖們曾經表明：在預見的未來，由共產國家公然出兵侵略鄰國，尚無此可能，但乘鄰邦經濟不景，失業問題嚴重的機會，支援各國共黨裹脅流亡，擴展叛亂顛覆行動，則是共產國家一貫的擴張策略，由於印支各國與泰國壤地相接，在泰國放棄左傾外策後，則寮國和高棉勢將成為由俄毛越南合夥支援泰共叛亂的後方。此次政變後，便有大批左翼學生領袖與政客，紛紛逃入寮國和馬共在泰南的巢穴，另有逃入中國大陸的社會黨人，據「泰人之聲」廣播宣傳均已參加泰共。且寮共為流亡泰人所設的訓練營，更有河內與蘇俄顧問負責訓練。

另據泰方透露，到十一月下旬為止，左翼學生逃入寮境的，約有二百餘人，大批政客也分別逃入永珍、北平。并在永珍組織了「泰國流亡政府」，其成員包括了泰共與非共份子，準備以暴力推翻曼谷政權。逃入寮境的泰國學生，經過訓練裝備後，將再遣回泰共基地，以便擴大戰爭。逃入中國大陸的泰國政客學生，據他們在廣播中自供，已與泰共在北平的流亡政權合流，亦以支援泰共武裝奪權為基本手段，並加強「泰人之聲」的廣播宣傳。這些事實都顯示：泰國的共黨叛亂，不久即將全面升高。^⑰

不過在寮國的泰共流亡政權，顯然是由俄、越、寮共共同卵翼，與在北平的泰共流亡政權，勢必站在對立立場，遠在五年前，泰共親毛與親俄兩派便已謀求過合作，但在路線上的爭執，終至談判決裂而無法相容。今年八月間，泰國國內安全行動指揮部戰略家沙育將軍曾經指出：泰共內部華裔與泰人之間衝突日益嚴重，由于華裔的地位已凌駕泰人之上，以致東北土著泰人感到十分不滿。^⑱可見泰共陣營不僅有親毛親俄兩派之分，且有華泰兩族的衝突，在指揮不能統一的情況下，泰共今後雖有良好的訓練裝備，似亦難以達成武裝叛亂的目的。

註⑭ 同註⑬。

註⑮ 華僑日報、一九七六、二、廿八。

註⑯ 南洋商報、本年、十、廿、及十一、四。

註⑰ 中國時報、本年、八、廿六。

其實共產國際訓練裝備泰共武裝叛亂，並不自今日始，當六十年代初期，毛越共便在河內附近的和平（Hoa Binh）設有一所「反美學校」，泰共已不斷派遣幹部經由寮共區前往接受訓練裝備，再返回泰邊參加戰鬥，並挑選具有深造條件的再送往中國大陸，接受進一步的軍政教育，然而十多年來，泰共的武裝叛亂，始終祇能局限于邊地山區。此中原因，可從一名曾在該校負責訓練泰共幹部，以後投奔自由的越共上校的談話，窺其端倪。

他指出他負責訓練的一批泰國青年，大都缺乏革命熱情，以致無法成爲有紀律、有幹勁的合格游擊戰士，他非常懷疑：這些人是否有執行所謂「泰國暴動」的熱情。此外，大部份的泰共投誠份子，也都表示他們之所以不願留在「激進運動」行列，是因爲此種運動的目標，在暗殺他們的國王王后，屠殺和尚，且在全國普遍濫肆暴行。他們雖愛國，且懷有遠大抱負，但不歡迎共產黨那種作法。這種心理正與那位越共上校對泰國青年所評估的相同。¹⁹可見共產國家爲了報復泰國新政府的放棄左傾外交，雖加緊爲泰共訓練幹部，亦無法把他們脫胎換骨，塑成徹頭徹尾的共產暴徒。

七 寮柬共都沒有攻泰的實力

泰國東北十六府曾是受過寮國統治的區域，在居民之中，至今仍有不少寮族人，此一區域所以在六十年代初期，便首先成爲泰共叛亂基地，乃因北平河內經由寮共向泰國合夥輸入戰爭所致。永珍政權變色後，寮共便擴大宣傳「解放」泰國東北，俾納入寮國版圖，據九月八日投奔自由的寮共教官蘇拉蒙西透露：寮共已擬訂了「解放」泰國東北十六府的作戰計劃，在泰國政變後，蘇俄越共，是否有支援永珍向此一地區揮軍進侵的可能？泰國邊警總監安岡將軍斷言寮共無此力量，大可一笑置之，其根據何在？茲分述如次。

從寮共本身言：寮國是一個人口總數不過三百萬的落後小邦，武裝部隊約共十萬人，其中一半爲右派與中立部隊所改編，早已軍心不穩，重新打起反共旗幟而到處攻城略地的很多，使寮共的基本部隊雖疲于奔命，亦無法將它們撲滅。何況以豐沙里爲基地的寮共波發部隊，等於是毛共在寮北的駐軍，完全聽命于北平，與河內所卵翼的永珍寮共政權同床異夢，一旦寮共揮軍侵泰，既無力防阻收編的右翼部隊叛變，更有橫被寮北共軍向永珍奪權之憂。這便是它不敢出兵侵泰的苦衷。

誠然，北越是具有侵佔泰國東北部的力量，但它必須從寮柬假道，柬共已沒有讓它假道的可能，至於寮共政權雖然由它卵翼而成，但寮國軍民包括寮共武裝在內，都對北越駐軍一致憎恨，比過去對法軍尤有過之，又安能容許它再假道侵泰？何況泰國東北各府對親河內的越僑，尚不斷發生驅逐他們的羣衆示威，如果北越部隊入侵，勢必會激起泰人的民族戰爭。這又是河內所不敢爲的。

註①「泰國在東南亞所扮演的角色」、「美國當代歷史」(Current History)月刊，執筆人爲美國「亞洲協會」(The Asia Society)會長楊格(Kenneth Young)，曾任駐泰大使。

由于寮國是沒有海口，也沒有鐵路的山國，其貨物的輸出入，一直都是依賴泰國轉口運輸，自永珍政權變色以來，由于寮共野心勃勃，在蘇俄唆使下，曾經在湄公河上不斷向泰邊挑釁，並將泰國巡邏艇擊沉。但在曼谷下令封鎖泰寮邊境後，永珍迅即變成死市，所有車輛都以汽油沒有來源而停駛，連蔬菜肉類也無人供應，遂迫使寮共不能不向曼谷低頭。在此種情勢下，又如何能容許寮共向泰國挑起戰爭？充其量，祇能繼續作爲國際共黨向泰國輸入戰爭的橋樑而已。

柬共政權一直是自顧不暇，內有親施亞努的殘餘力量與不甘投降的反共武裝，經常出沒于邊境山區；外有越共軍的壓力，在邊區劍拔弩張，其對外交通，僅賴每週來往于金邊與北平的一架次飛機，所以極其盼望恢復與泰國的鐵路交通，但又怕因此影響其鐵幕的統治，以致迄未交換使領人員的派遣。年來柬共雖間或與泰國邊警發生衝突，但大都是出于其部隊物資供應欠缺，不得不以規掠方式取給于泰邊，或追擊反共游擊武裝而形成。在泰國政變後，它既不受新政府降低對共產國家關係的太大影響，亦無力予以威脅報復。

八 結論

所有共產國家的國防戰略，無不以其鄰邦掀起「無產階級革命」爲重心，所以它們的邊防，亦以支援鄰國邊境共黨叛亂爲重點，其所謂友好與和平共存，祇是表面文章，斷不能使其改變國防戰略與邊防觀點。因此，泰國對其赤化後的印支鄰邦，如寄望于以建交謀求它們放棄對泰共叛亂的支援，便無異引狼入室，自速其禍。新政府中止對共產國家的和解政策，雖難免促成它們對泰共叛亂支援的加強，但泰國如果以牙還牙，同樣支援印支國家反共武裝擴大游擊戰爭，不斷向它們作爲泰共訓練補給的基地出擊，便可形成泰國鞏固邊防的攻勢防禦。

本年十月間，寮東兩政權的外長，在聯合國大會席上，一致聲稱：兩國共產政權自建立一年半以來，一直遭到反共勢力的政治顛覆與武裝竄擾，並歸究于美國與自由國家的陰謀指使。^②由此可見它們所遭受的反共勢力的威脅，並不亞于自由國家所受到的共黨叛亂顛覆的威脅，至于越南，更有反共產與反北越的叛亂並起，如果泰國支援寮東反共武裝，用以報復它們支援泰共，才是阻礙人于國境之外的上策，也才能迫使它們無法對泰共叛亂加強支援。

不過泰國新政府早已聲明，斷不改變與「東協」盟邦團結合作的立場，自五成員國高峯會議決定呼籲與印支鄰邦和平相處後，河內亦已派出親善訪問團，並與五國分別建交，顯示印支三國共產政權，也迫切需要與自由鄰國貿易往來，以便恢復生產，展開戰後的經建，可見泰國對共產國家外策的改絃更張，亦祇是將關係普遍降低，並不致中止或凍結。

註② 南洋商報，本年、十、七。